



琼瑶

著

我是一片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琼瑶 著

我是一片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一片云/琼瑶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

2012.6

ISBN 978-7-5133-0447-4

I. ①我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02242号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—2011—5839

我是一片云

琼瑶 著

责任编辑 林妮娜

特邀编辑 杨秒兮

责任印制 付丽江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90千字
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0447-4

定 价 22.00元

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青马(天津)文化有限公司
出 品

写琼瑶，读琼瑶，体会琼瑶

皇冠文化集团创办人 平鑫涛

五十年来的辛勤笔耕，琼瑶出版了六十五部作品。读过她全部作品，甚至全套收藏的书迷大有人在，但对于新生代的年轻读者，那么庞大的数量，可能会觉得沉重。出版社在重新整理、编辑全集前，计划请琼瑶自选十部代表作，先行提供给“旧雨新知”们典藏。琼瑶对这计划，欣然同意，也慎重地选出书单。

编辑们希望她为典藏版写一篇序，但她正忙于电视剧《新还珠格格》的制作，分身乏术。而且，她这个人，对于写序，最没办法。她总是问我：

“序是什么？我会写小说，写歌词，写剧本，就是不会写序！”

记得以前出版她的书，要她写序，她也是推三阻四，能拖就拖，能赖就赖。即使勉强写了，也三言两语交卷。这次，她干脆把这“任务”交给了我。说是相知数十年，我应该更能为她写序。作为她最忠实的读者，和台湾唯一的出版者，以及生命中的伴侣，我只能接下这“不太容易”的工作。看着她选出的书单，我想，我明白她写作生涯中的种种心路历程，也能体会出她选书的思考脉络：

《窗外》是她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也是全部作品中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。

不可否认，《窗外》的故事中，有她自己的影子。纯纯的、怯怯的初恋，在十九岁萌芽，也在十九岁凄凄苦苦地结束。记得当年我收到她的手稿，成为这部作品第一个读者。那是一个星期六，我几乎不眠不休，一口气读完了那二十几万字。然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信给她，告诉她，皇冠将用最快的速度，刊载这部小说，也出版这部小说。那时，我就明白，这个故事烙印在她生命里，是她心中的“最痛”。也只有如此真实的感情，才能让这本书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写《窗外》时，她只有二十五岁，已经结婚，有个才两岁的孩子。丈夫的公务员薪水微薄，她的生活非常艰苦。她是抱着孩子，完成这部小说的。她后来告诉我，如果她再晚上十年来写《窗外》，一定不是这样的版本。因为当时她还年轻，那份初恋带来的伤痛依然强烈，她才会写得那样真情流露。

《窗外》在当年《皇冠》杂志上一次刊出，激起了读者空前的反应，单行本发行后，更一发不可收拾，出版的第一年就再版六十五次，超过百万本。当年的读书风气不太蓬勃，但《窗外》引起了狂飙。

《窗外》的强烈反应，引爆了琼瑶内心澎湃的创作热情。她接着写下《六个梦》系列小说，分别在《联合报》及《皇冠》刊载。其实这些故事情节丰富、人物生动，每一篇都有足够的素材可以发展成长篇。但她等不及，把它们写成一个个中篇，因为她必须先有稿费生活，才能去写长篇。《六个梦》是预先存下的“生活费”，每月发表一篇，她就可以支持六个月，去写她早就想写的一部长篇——《烟雨濛濛》。她说：“这是我小说中感情最深刻，冲突最强烈的一部。”

《烟雨濛濛》写父女之间的爱恨交织，写男女之间的情感纠结，情节峰回路转，真可谓“剧力万钧”。在《联合报》连载期间，获得极大回响，连载到中间时，每天清晨有数百学生，在报社门口排成长龙，

等待刚刚出刊的报纸，以便先读为快。

《烟雨濛濛》拍成电视连续剧，创下收视率百分之五十三的史上最高纪录。

琼瑶是在一九四九年初夏，随着大批人潮到达台湾，那年她只有十一岁，最小的妹妹才三岁。

大多数那时期来台的人，都怀抱着短暂停留的想法，但一年一年过去，回乡梦断，渐渐地落地生根，在这块土地上成长、教育、成家立业，时代改变了这群人的命运，这群人也改变了这块土地的生态。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，换了些角度，继续轮转，只是平添了不少乡愁的牵绊。

琼瑶在这段生长的过程中，很早熟地体验着周遭人物的故事，也默默地观察着父母那一代的适应与转变。写完《烟雨濛濛》，她接受最大的挑战——写一部跨越两代，从抗战写到迁台十几年，知交聚散、牵涉两岸的故事。

《几度夕阳红》写来十分艰苦，写了十万字一度停摆。故事的台湾部分，尚能得心应手，写到抗战时重庆的学生生活，她完全陌生。幸好有位名画家廖未林，抗战的期间在重庆读过美专。那天我陪着琼瑶，去见廖未林，他又说又画地提供了充分的资料，我见琼瑶专注地倾听，再问了好多的问题。一个下午的聚会后，她满意地告诉我：“沙坪坝已经在我脑海里了！”

于是，李梦竹、何慕天、杨明远、小罗……这些人物，在《几度夕阳红》里演出了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相聚与别离。这部小说再度畅销，被搬上大银幕，拍成电影，轰动一时。后来我们的传播公司又改拍成电视连续剧，非但在台湾大受欢迎，且是第一部在中国大陆推出的台湾连续剧。

《几度夕阳红》发表到出版的这一年，琼瑶离婚了。从高雄搬到台北来，她租了一幢小小的房子，正式成为了专业作家。她有极好的想象力，也有极佳的记忆力。她的母亲，出身名门，家里的亲戚，多得数不清。两岸阻断以后，这些亲戚有的来到台湾，有的留在大陆，有的去了国外。每次，她母亲的亲戚们相聚，谈的都是亲人们那些“匪夷所思”的故事。她又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，写了《船》。只是把《船》的时间背景，从抗战时期，搬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台湾。这是一部年轻人的故事，爱的故事，婚姻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凄凉的故事。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。

有一位文友，以自己的故事写了一个长篇，但自己十分不满，并且越改越糟，最后放弃了。他把这故事“送”给琼瑶，要求琼瑶完成他的愿望。故事中的若干枝节给了她灵感，完成了《彩霞满天》。

琼瑶是个很难捉摸的女人，她能静能动。写作时可以几个月不出门。写完了一部书，就会不甘寂寞，闹着要旅行。有时我们会出国，不出国的时候，就开着车，随兴到台湾各处游玩。

有一天在去宜兰的途中，发现一条小溪，溪水清澈而湍急，经过一座小小的、古旧的石桥，几无人迹，曲径通幽。我们走着走着，忽然发现一座废墟，断垣残壁上是大火烧过的痕迹，石砖上还有雕刻，显然曾经是栋华丽古典的建筑。琼瑶顿时被这座废墟迷住了。她在一块石墩上静坐了好一会儿，望着远山，目光凝聚——我想，她那时已经看见了她幻想中的人物：失明的柏霭文、痛苦的章含烟，还有被大火吞噬的“含烟山庄”……是的，这趟旅行之后，她写了《庭院深深》。第一章就有这样的句子：

她猛地站住了，她的视线被路边一个建筑物所吸引了，建筑物？不，那只能说曾经是建筑物而已——那是一片残砖败瓦，一个火烧后的遗址……

一个特殊的景色，触发灵感，对琼瑶而言，是常有的事。二十多年前去中国大陆旅游，在北京听到传说，说“公主坟”这地名是葬了乾隆的一个义女，这居然激起了她的文思，写下了百万字的《还珠格格》，后又改拍成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。

琼瑶的小说，常常都有真实故事为蓝本，但是，都经过了她的“美化”。有时，她也会用人物的个性，去发展她的故事。她常说：

“每个人的人生，是悲剧还是喜剧，都由于他自己的个性造成。”

她的《在水一方》中的卢友文，是她写人物个性的代表作。卢友文才情出众，胸怀大志，希望写出千古巨著，但说比做容易，到处碰壁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愤世嫉俗。终于破坏了自己的婚姻，把整个人生弄得支离破碎。这部小说，也改编成了电视剧，播出时，很多人写信给琼瑶，说：“我就是卢友文！”于是，我体会到，她不是真的写“某一个”这样的人，而是写“某‘一群’这样的人”。

琼瑶小说中的人物，大都是善良的、可爱的，即使发生无奈的遭遇、不幸的悲剧，也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摩擦、撞击和矛盾。她不喜欢写十恶不赦、令人发指的坏人。

但《失火的天堂》里，她写了一个坏人，坏得不能再坏！

小名“豌豆花”的小孤女，命运多舛，继父鲁森尧对她百般凌虐、强暴，使她十二岁就怀孕在身，还引火烧她，幸好一对善心的医师夫妇及时营救，收养了她，改名洁龄——纯洁的小船，并医好了她身心

的创伤。

洁龄亭亭玉立，美丽动人，大学毕业后，恋爱、订婚，前途充满希望，不幸就在这个时候，恶魔鲁森尧又出现，这回，连洁龄的至爱也离开了她。她终于彻底崩溃，结束了她的生命，遗书这样写道：

我终于知道天堂的颜色了，它既非纯白，也不透明，它是火焰般的红。因为天堂早就失火了，神仙都忙着救火去了，至于人间的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物，他们实在管不着了。

善良的人彻底被击败，邪恶之徒没有受到惩处！琼瑶写此书时心情沉重。她说：

“这种人世界上不是很多吗？这种事不是不断在发生吗？”

写此书，也许正是对不平的控诉吧！但是，她说，写坏人太不快乐，以后不再写这种书。这本《失火的天堂》，成为她比较特殊的一部著作。

一九八八年春天，琼瑶回到了阔别三十九年的中国大陆，短短的四十天，她称之为“是我生命中的一段‘历程’”。

这段旅行，也是她写作历程的一个转捩点。她着迷于写大陆背景的民初小说，从《雪珂》开始，写了《望夫崖》《青青河边草》《梅花烙》《水云间》《新月格格》与《烟锁重楼》，接着她着手写长达五十万字的《苍天有泪》。

《苍天有泪》写了善，也写了恶；写了生，也写了死；写了爱，也写了恨，故事也有很坏很坏的“坏人”，但他最后出家为僧，琼瑶曾说：

“尽管在生命里，无数坎坷，也受过许多挫折，我依然相信‘爱’，相信‘善’，述说人类的‘真情’，一直是我写作的主题。”

琼瑶就是这样一个女子，我跟她生活了半辈子，看着她辛苦却着迷地写作，以前“迷”写小说，后来会打电脑了，发现可以飞快地打字，就开始“迷”写连续剧。她认为连续剧可以写得非常细腻，有时，小说反而做不到。她的思想，很少受到外界的影响。她坚持写自己爱写的题材。我常常觉得，她虽然年纪大了，对工作还维持着年轻时的热情。每次写作或编剧时，她全力以赴，好像在“燃烧”着她的生命。她对我说：

“但愿，我生时有如火花，死时有如雪花！”然后，她解释说，“活一天，就要维持炽热的心。死的时候，要保持没被污染的灵魂，像雪花般飘然落地，化为尘土。这样的人生，就是我要的人生！”

她说得那么浪漫，把死亡也加以美化。这就是我认识的琼瑶，如果你们要读琼瑶，应该了解到，她写的，就是她相信的爱情，相信的美丽。她也因此，活得忙碌而充实，像火花般炽热。

郴江幸自绕郴山——琼瑶小说走出的历史版图

著名作家 蔡诗萍

年岁越长，越觉得我这个世代前后（四年级、五年级^①）养成的知识分子，多少都欠琼瑶作品一个公道吧，尤其男性。

我指的是，以琼瑶作品的流行广度与时间长度而言，早已超越了评论界对其刻意的忽略或贬抑，而兀自建立起自己的版图与城堡。不过，由于文化人刻意的视而不见，或冷嘲热讽，遂使得“琼瑶现象”仿佛不存在似的，任其读者与观众数十万、上百万地累积，从台湾到海外再到中国大陆，汇流成足以与金庸、高阳鼎足而三的华人最畅销作家，然而，比起金庸、高阳，很显然，“琼瑶现象”是被严重低估的。

不论是小说的畅销数量，或电影、电视的卖座票房与收视率，“琼瑶现象”历久不衰，已根本融入台湾流行文化的土壤里，不但是时代的产物，甚且，也是形塑时代的动力之一，只不过，相较于大论述的滔滔不绝，受迫于严肃知识圈的冷漠忽视，“琼瑶现象”的沁入人心，是以更隐晦、更周边的方式，长期鼓舞了一群群现实世界里，追索如梦如幻之爱情境界的人。

高中时，我念新竹中学，离台北仍有一段距离，不过台北文化圈的动态，却能遥遥撼动我们的校园。那时自诩进步高中生的，很少不注意到台北明星高中的风吹草动。像建中陈晓林论琼瑶的《覆霄霄》，

^①四年级、五年级：台湾俗称，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生人。

发表数年之后，仍在我念高中时小圈子里的文艺少年人手一篇。至于《拒绝联考的小子》吴祥辉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

我对“琼瑶现象”最初的矛盾体会，正是那时。陈晓林对琼瑶的嘲讽，深获我心，可是，那时候，我交往的文艺女青年，多半会读琼瑶（读者若看看张曼娟、郝誉翔，对这套“琼瑶典藏”的推荐文，便不难理解昔日男性、女性文艺青年在“琼瑶现象”上的差异了）。

于是，男女文艺青年在“异性相吸”的过程里，必然要处理彼此对“琼瑶议题”的分歧。在异性相吸下，我们男生，是读呢，还是不读？当时聪颖的女文艺青年，一针见血：“你若不碰琼瑶，怎能对琼瑶下定论？”问得好，不是吗！

这便是我高中时期，对琼瑶小说的正面接触经验，复杂且吊诡：掺杂着一点男性小知青的傲慢，以及为了迎合想一亲芳泽之女文艺青年的不得不然。也可以说，我的心是站在批判琼瑶的对立面上，我的身却倚靠在文艺女青年的裙摆旁，一边读琼瑶小说，却更一心找琼瑶作品的麻烦。说来有趣，打高中起，陆续读过的琼瑶，竟积攒了不少。

当我自己接受了大众文化、流行文化的理论资助后，加以年岁渐长，更懂得体贴地理解周遭朋友亲人，是如何长年累月，在琼瑶小说、琼瑶电影、琼瑶电视剧的浸润下，一边排遣自己百无聊赖的人生时光，一边抚慰自己于现实世界里某种黯然伤魂的心灵缺憾，同时，又藉由琼瑶经营出的剧力万钧的情节，认识并纾解了自己对庞大家族体制于亲情伦理的压制。

说琼瑶小说与电视、电影“很虚幻”，这批评，其实“很空洞”。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无论在台湾或在大陆，我都碰过琼瑶的粉丝，边看电视边啜泣，其中一次，在云南大理一家小店的午后，四位店员与女老板，挤在电视前，看琼瑶的《还珠格格》。毫无疑问，女性依旧是最大宗琼瑶迷。这现象透露的是，即便在五四运动之后那么多年，即

便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，在资本主义的中国台湾，依然有许多女性，是透过琼瑶笔下营造出的男性压迫、女性受迫，以及，在爱情关卡前，男性懦弱、女性坚毅，等等简单二分法的逻辑，去认识、去看待、去理解、去宽宥自己于现实处境下的无奈。

若纯属虚幻，琼瑶不可能红那么久。若现实世界里两性关系早臻完美，或彻底个人自由，那也不会有琼瑶长期屹立的空间。可以说，琼瑶之所以是琼瑶，主要在她自己有穿透社会／家庭／个人之间矛盾的魅力笔法；而“琼瑶现象”之所以未曾倏起倏落，当然则跟这些永恒的矛盾始终存在，是脱不了关系的。

琼瑶本来就不以知识分子（至少是学院知识分子）自我看待，但她从事的文字创作，多少使她必须去观察社会，捕捉矛盾，并以动人的铺陈，去感动读者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流行、通俗、大众的文字工作者，即便他们首先须考量作品的畅销，亦难免不会把所观察到的一般民众的生命难题，巧妙的融入创作。理由很简单，要勾起人们的共鸣，要吸引读者或观众的认同，唯有触及他们生活里的痛苦与欢笑，才可能畅销！与所谓严肃作家不同的是，通俗作家为了阅听人的便利，会在叙述风格上，做浅显易懂、远为剧情化的铺陈；在解释个人命运、提供个人出路的解答时，相对会采取较单一、较简易的推论。但，这都不足以推翻，通俗流行作家也能反映现实、凸显现实的价值。

“郴江幸自绕郴山”，数十年了，琼瑶仍是屹立不摇的琼瑶；“为谁流下潇湘去”，反倒过去不少不屑、低估她的评论者，早已消逝于台湾多变、逐新的言论市场了。或许，这正是对“‘琼瑶现象’很虚幻、不现实”，最好的辩驳吧。

五月的下午。

天空是一片澄净的蓝，太阳把那片蓝照射得明亮而耀眼。几片白云，在天际悠悠然地飘荡着，带着一份懒洋洋的、舒适的、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意味，从天的这一边，一直飘往天的另一边。

宛露抬头看着天空，看着那几片云的飘荡与游移，她脚下不由自主地半走半跳着，心里洋溢着一种属于青春的、属于阳光的、属于天空般辽阔的喜悦。这喜悦的情绪是难以解释的，它像潮水般澎湃在她胸怀里。这种天气，这阳光，这云层，这初夏的微风……在在都让她欢欣，让她想笑，想跳，想唱歌。何况，今天又是一个特别喜悦的日子！

二十岁，过二十岁的生日，代表就是成人了！家里，父母一定会有一番准备，哥哥兆培准又要吃醋，嚷着说爸爸妈妈“重女轻男”！她不自禁地微笑了，把手里的书本抱紧了一些，快步地向家中“走”去。她的眼光仍然在云层上，脚步是半蹦半跳的。哥哥兆培总是说：

“宛露最没样子！走没走相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！人家女孩子都文文静静的，只有宛露，长到二十岁，也像个大男孩！”

怎样呢？像男孩又怎样呢？宛露耸耸肩，一眼看到路边的一棵“金

急雨”树，正垂着一串串黄色的花朵。金急雨！多么好的名字！那些垂挂的花朵，不正像一串串金色的雨珠吗？她跳起身子，想去摘那花朵，顺手一捞，抄到了一手的黄色花瓣，更多的花瓣就缤纷地飘坠下来了，洒了她一头一脸。多好！她又想笑，生命是多么喜悦而神奇呵！

握着花瓣，望着白云，她在金急雨树下伫立了片刻。二十岁！怎么眼睛一眨就二十岁了呢？总记得小时候，用胳膊抱着母亲的脖子，好奇地问：

“妈妈，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

“玫瑰花心里长出来的呀！”母亲笑着说。

“哥哥呢？”

“哦，那是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！”

稍大一些，就知道自己不是玫瑰花心里长出来的，哥哥也不可能是苹果树上摘下来的。十岁，父亲揽着她，正式告诉她生命的来源，是一句最简单的话：

“因为爸爸妈妈相爱，于是就有了哥哥和你！因为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老天就给了我们一儿一女！我们是个最幸福的家庭！”

最幸福的，真的！还能有比她这个家更幸福的家吗？她满足地、低低地叹息。手里握着那些花瓣，她又向前面走去，眼睛再一次从那些白云上掠过，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，父亲曾经左手揽着她，右手揽着兆培，问：

“兆培，宛露，告诉我，你们长大了的志愿是什么？你们将来希望做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要做一个汽车司机！”兆培大声说，他那时候最羡慕开汽车的人。

“呃，”父亲惊愕得瞪大了眼睛，转向了她，“宛露，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！”五岁的她细声细气地说，“我要做一片云。”